

歷代史料筆記叢刊

元明史料筆記

山志



中華書局



元明史料筆記叢刊

山志

〔清〕王弘撰撰
何本方點校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山志 / (清) 王弘撰撰; 何本方點校. - 北京: 中華書局,
1999

(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元明史料筆記叢刊)

ISBN 7-101-01655 3

I. 山… I. ①王… ②何… II. 筆記-中國-明清時代
IV. Z429.4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1999) 第04801號

責任編輯: 仇正偉

元明史料筆記叢刊

山 志

〔清〕王弘撰撰

何本方點校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1/32·11印張·190千字

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000 冊 定價: 15.00 元

ISBN 7-101-01655-3/K·737

點校說明

山志十二卷（初集六卷、二集六卷），清王弘撰撰。王弘撰生于明天啓二年（一六二二），卒于清康熙四十一年（一七〇二），明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之良第五子。表字無異，又字文修，號山史，又號待庵，陝西華陰人。「少攻舉子業」，爲廩膳生員。後遭戰亂，于是「狂情自廢，德業靡成」。王弘撰痛有明之失國，入清不仕，隱居華山，築讀易廬，潛心治學，探研經史，博雅能文，酷好金石，擅長書法，被譽爲關中四君子之一，爲學者之聲氣領袖。康熙十七年（一六七八）被薦博學鴻詞科，雖勉強赴京，終以疾病堅辭。其讀書不輟，游學不倦，根柢深厚，著述精審，主要有周易筮述、正學隅見述、砥齋集、十七帖述、北行日札、待庵日札、西歸日札等多種。

山志是作者在世時已經刊刻的讀書及見聞隨筆。書中著錄的有關史學、經學、小學、音韻學、書畫金石之學等方面的資料，至今仍爲有關專家、學者所推重，書中所發議論及所述見聞雜事，也爲研究古代社會生活提供了有益的參考。

書中顧炎武（初集卷三）、著述（二集卷五）、顧亭林徵君卒（二集卷二）等條生動地描述了清初大學者顧炎武的探求學問與交游活動。王弘撰爲亭林友人，亭林西游至華下即居其家，并共

築朱子祠于華山。近人謝國楨先生所著顧亭林學譜曾採弘撰所記之事入書。

孫督師（初集卷一）、吳司業（二集卷三）條記孫傳庭死事。吳偉業的綏寇紀畧載：孫傳庭失潼關後，死于渭南。由於當時未見孫傳庭尸首，又有種種傳言，以致崇禎帝生疑，不予諡典。二條所言與綏寇紀畧有異，一據弘撰至戚孔濬儒親見，一據趙玉譜親聞之于其叔趙完瑛，皆證實孫傳庭死于潼關失陷之時，此項記載可供史學家參酌。

外吏（二集卷六）、李天生（二集卷三）、等條記載了關中四君子即李願、李因篤、李柏及作者本人的治學與交游。李中孚（二集卷三）、韻（二集卷五）紀游（初集卷六）等條記載了作者與李中孚、冒襄、吳偉業等人的交游及陳祺公重刊廣韻之事。這些記載不僅是集輯舊事，從中也可窺見作者交游之廣。

本書輯錄了作者在經學、理學方面詳確的考辯及獨到的見解。作者好易，精圖象之學，他在先天後天龍圖太極（初集卷五）、陽九百六（二集卷五）、無極字同義異（二集卷六）等條中，闡焦、京之術，闡周、文之理，圖象之學歸結于邵子經世書，解易本之于朱子卜筮之說。

周官注誤（二集卷五）條指出：媒氏于「奔者不禁」下云：「重天時，權許之也。」此注誤也。應為：「六禮不備謂之奔，故曰聘則為妻，奔則妾」。

尚書（二集卷三）條引用方中履語，斷定古文尚書乃偽託之書，梅鷟直斷古文為漢儒偽作，

其傳則朱子謂是魏晉間人所作，托名安國耳。這種看法是當時卓識之士的睿見，並且爲閻若璩所證實。

作者通濂、洛、關、閩之學，他在邵康節詩（初集卷二）、羽翼聖經（初集卷五）、程子註（初集卷六）、紫陽（初集卷一）等條中概述了宋明理學主要代表人物的治學活動及他們的學術源流。對程子、朱子推崇特異，言「羽翼聖經唯程、朱足以當之」。而「陽明純乎禪，白沙兼近道」。稱頌朱子之學問「通徹上下，包括巨細，如海涵地負，無所不有」。認爲格物之說應以朱熹之注爲准，無極之辯當以陸九淵之詞爲是。然而在李贊（初集卷四）、屠隆（初集卷四）等條中，對李贊、屠隆的評價則過于苛刻了。

本書有許多關於書畫、碑帖、金石的記載，皆爲作者的經眼錄，這些記述對文化史研究是頗有裨益的。所記書畫，在趙文敏書畫（初集卷一）、十萬圖（初集卷三）、仇紫巖（初集卷一）等條中，再現了古代藝術珍品。其記仇氏所藏馬遠瀟湘圖言：「丁卯十月，重識馬畫，董宗伯題其首云：『馬遠瀟湘圖，四段作八景。』煙雲縹緲之致，具見筆端，令人不動步而做楚遊，真南宋名手也」。作者很重視從書畫的筆力、款識、題咏、印章等方面鑑別其真偽，這也是藝術欣賞所必備的知識。如鑑別馬畫則又言：「卷中題咏皆勝國及國初賞鑑之家，可稱墨寶。上有『機暇清賞』、『緝熙殿寶』及秋壑印章。」

所記碑帖，在定武蘭亭（初集卷一）、蘭亭（二集卷五）條中，記載了作者家藏王羲之之蘭亭宋拓豫章本，頗爲當時文士所重，劉公勇所著識小錄曾採此事入書。由此可見作者是相信蘭亭序真迹仍然傳于世間。在淳化閣帖（初集卷二）條中，記載了閣帖傳世的變遷，引汪遠語以辨識閣帖，言「其本乃木刻，計一百八十四版，二千二百八十七行，其逐段以一、二、三、四刻於旁，或刻人名。或有銀鉞印痕，則是木裂。其墨黑甚如漆，其字精明而豐腴，比諸刻爲肥」。

所記金石，在印（初集卷三）條中，考證了印的最早應用，并載郭宛委收藏古印的情景。其「積五十餘年共得一千三百方，中有玉印、銀印各數十方，文皆古健樸雅，非近日臨摹者所能及。每出視之，綠紅如錦，龜駝成羣，亦奇觀也。」既不失博雅，又趣味良多。

作者記書畫、碑帖、金石等物，很注意文物所出及當時藏于何處，爲後人追源尋根，辨明真僞提供了便利。史傳稱作者「嗜金石，藏古書畫、金石最富」。他見多識廣，鑑賞能力又強，所記當是可信的。

本書議論較多，所論涉及史評、治學、交友、自省等方面。作者在羽翼聖經條中言：「吾輩爲學，當以平心靜氣爲第一義。凡讀書論人當求其實。爲吾所最尊之人，或有一失，不必爲之掩，爲吾所深排之人，或有一得，不可因之廢。」以之待人，則有大家風度。以之評史，則成實錄。作者與孫承澤友善，但在王文成（初集卷五）條中批評了孫氏對王文成評價的不公正，頗能去門

戶之見，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。

在文貴簡直（二集卷五）條中言「爲文稱人，當有分寸」，不可過譽，「如稱人詩文曰『文合班馬之法，詩追李杜之風』，則與之至矣。必曰『文勝班馬，詩超李杜』，美則美矣，而人其許之乎？」因此虛譽之風不可長。

在好名（初集卷二）條中言「聖人不好名，然非辭名也」。「三代而後，人能津津好名，不亦君子乎！」范忠宣曰：「人若避好名之嫌，則無爲善之路矣！」「狠狠地抨擊了當時自視清高，不務實際的不良風氣。」

在奕（初集卷三）條中推出警語：「大約一步苟不得，一刻懈不得。推之爲學涉世，當有得力處也。」自省之意，昭然已明。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二九評論說：「其講學諸條，亦皆醇正平允。」作者的許多議論至今仍然是很有教益的。

本書用了不少篇幅記述見聞雜事，作者着墨多着眼于有益社會與糾正時弊。如在避火法（二集卷六）條中，告訴世人一種火災發生之後的自救辦法。在臥冰割股（初集卷三）等條中對用殺子、割肝、割股等殘忍手段刻意企求旌表的行爲予以否定。在禮佛老（初集卷一）、二氏（初集卷四）等條中既表示了對佛、道的不贊同，也表示了要給予它應有的尊重，認爲程頤「淫聲美

色」的指斥未免過份。在秦始皇（初集卷四）、技術（初集卷五）、沃民（初集卷三）等條中抨擊了仙術、麻衣相法邪術之害人、害己。所錄見聞絕少神奇怪異之事，並爲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。

由於作者的思想上有着時代的局限性，加之本書所涉及的領域異常寬廣，因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錯謬不足之處。如孟子父母（初集卷一）條中論及孟子字子輿，作者認爲曾子字子輿，孟子受業于子思門人，不應以曾子之字爲字。這是由於缺乏避諱史知識而致誤。孟子之時並不諱字，弟子不避師名。漢人最重師承，董仲舒有弟子呂步舒，當時不以爲不對。在詩文（初集卷一）條中將古詩「東城高且長」與「燕趙多佳人」分爲兩篇。其實李善、五臣文選注並無這種提法，這種提法出于明代張鳳翼的纂注，不足爲據。陸機所擬之詩與徐陵玉臺新詠均作一首，二者仍應爲一篇。在文廟木主（初集卷六）條中引簡紹芳之說，辨揚雄未仕王莽，是由於未曾查對李善文選注、王儉集序已經徵引的劉歆七略中的材料，也是一失。在歐陽文忠（初集卷二）條中論歐陽修解六經之功，明世宗認爲歐氏之語被注解尚書武成篇者引用，楊一清答曰歐氏解六經僅此一事。作者不知歐氏另有詩本義，也有解經之功，冒然贊同楊一清，也是治學不够謹慎所致。

本書初刻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（一六八二）前後，這時作者囑托黃州葉封爲山志二集作序。

以後又有乾隆及光緒年間的刻本行世。本書點校以光緒本爲底本，通校了康熙本、乾隆本，并參校了其他有關典籍。光緒十二卷本刊刻于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，是敬義堂藏版。本書通校所用康熙本，是北京圖書館所藏初集六卷本，乃明善堂藏版之傳世本。通校所用乾隆本，也是北京圖書館所藏，初集六卷，二集六卷。此十二卷本乃紹衣堂藏版之刻本，刊于乾隆五十三年（一七八八）。據書中倫氏題跋可知，倫氏所得乾隆本原爲初集六卷，二集四卷，合爲十卷本，後補抄了二卷，湊成十二卷本。

由於點校者的學力與水平有限，錯誤及不足之處一定很多，希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。

何本方

一九八六年十一月

序

莆陽同學余懷著

王逸少云：「中年傷於哀樂，正賴絲竹陶寫，絲竹不可時得，則披覽說部之書，以耗壯心，遣餘年而已。」說部惟宋人爲最佳，如宋景文筆記、洪容齋隨筆、葉石林避暑錄話、陳臨川捫蝨新語之類，皆以敘事兼議論，可以醒心目而助談諧。非若古之偶書，今之文集，開卷一尺許，便令人惛惛欲睡也。華山王山史先生，粹天人性命之學，紹濂雒關閩之緒。其經世大業，不朽盛事，具有成書。間以筆墨餘閒，著成山志六卷。大而理學文章，細而音韻書畫，無不稽察典核，辨證精詳。使人覽之如食江瑤柱，如觀裴將軍劍舞，如聽幔亭之樂，如游建章千門萬戶，如瞻海市雲霞變幻，樓臺出沒，風水杳冥，惟恐其盡也。韓昌黎云：「化世者惟有口，傳世者惟有書。」先生有此書也，可以傳矣。昔楊用修謫戍滇南，無書可采，率其臂臑，著錄丹鉛，誤者十之三四。以致陳晦伯正用修，胡元瑞又正晦伯，究之元瑞錯謬又貽譏於學者。簡帙之間，紛紛聚訟。豈若先生南面百城，華陰成市，洪纖雅俗，典核精詳。雖有晦伯、元瑞，亦何從而正之哉！志中論佛老，論祆民，論王安石、李贄、屠隆，皆與余合。其同鄉諸君宦於越者，爲之授梓，於其成也，故樂而序之如此。

序

曩余獲交崑山顧亭林先生，亭林于當世士多否少可，獨亟稱華陰王山史先生。已山史至京師，余一見輒心儀之，顧恩惠別去。比亭林就居山史之家，兩人皆好學敦行，志相得也。康熙壬戌歲暮，余客揚州，山史亦來。則先是出游將盈二稔，聞亭林之歿且周歲矣。同寓蕭寺，朝夕過從，接其言論風旨，往往酬答無倦，或至丙夜不休。得讀所著正學隅見述及山志，乃知山史誠醇儒，其學有本，固非徒博聞彊識已也。山史不棄余，爰以山志二集屬余序。余惟天地之間皆物也，有物必有則。朱子云：「則者，法也，法卽理也。自夫人不能求盡其理，真知既蔽，私智萌生。于是毫釐差謬，得失衡決，萬物之理，胥以淆矣。」山史之言曰：「爲學當以平心靜氣爲第一義，揆之于理，度之于心，惟求其是而已，求其是之有徵者而已。」夫平心以觀理，復徵事以合宏，執兩端而用其中，斯知有定鑒，而物無遁情焉。今觀此集，自天人性命之微，古今治亂之大，以及六藝百家之瑣瑣，飛潛動植之散殊，無不折衷其要，考正其譌。或以紀見聞，或以昭品騁，夫非有灼見于中者，能言之鑿鑿不爽乎？山史著述甚富，茲特其外篇耳。然其言已若此，使亭林而在，必無間然。或者僅以說部目之，殆未深知君子之所養也已。黃州葉封謹識。

重刊山志序

余邑徵士王山史先生，力學敦行，工書法，善古文辭。其時高士名卿莫不推重，與之納交。若崑山顧徵君、亭林，假爲居停，切劘折衷數年而不欲去，新城王司寇阮亭稱其爲張芸叟一流人，固非盜虛聲者比也。先生生平著述最富，如周易圖說、筮述、正學隅見等數十種，擇精語詳，多發先儒未發之旨。而以其居山之餘，輯山志兩集十二卷，尤足以覘其胷次之淳粹光明也。先生存日，並鏤板行世。歲久，梨棗朽殘，詢之縉紳藏書之家，縹緲亦復罕見。嗟乎，先生之謝世也將近百年，梓里猶稱頌不衰，卽屠沽兒咸能道其爲人，顧咳唾之音，幾無聞於讀書之士，豈不良可浩歎哉！茲者，先生之孫順伯君追前武之莫繩，慨遺編之就廢，圖次第重鐫以永其傳，請自斯集始，乃寤於工資，或且中止。余聞之，急解囊而成其善述之志，亦以慰余表章大雅之微衷也。夫邑之往哲鴻儒，自漢唐而後，撰著者非止一家，迄今流布寥寥，等諸烏有，愧不能搜覓而全梓之，以求快於心，僅得於是編一寄嚮往焉。不禁愛古之情因之而彌摯矣！集中博考尚論，廣大精微，原序備言之，而先生自謂識小。夫先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昔郭熙謂「華山多好峯」，余以舉似先生，宜乎當代諸君子仰之如天半之雲也。刊既了，輒掇數語簡端，覽之者幸勿以佛頭着糞見嗤。

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嘉平八日，後學蘆亭李蔭春譔。

序

幼嘗讀李二曲集，於中得睹山史王徵君之名，竊嚮往之，恒以未獲讀其書爲憾。光緒戊戌歲倖選華陰司訓，接篆之後卽訪求先生著述。越數日，遂有先生之六世孫名凌霄字峻卿者來謁，呈乃祖各鉅製。欣受而披之，乃知先生學品純粹，蓋隱居求志人也。太華爲吾秦名峰，奇秀紆鬱，間生篤行之士，一空柔靡浮脆氣習。所謂凜然有節概，知去就之分，非其人歟？先生生當聖人之朝，高箕顓風，紹濂、洛學，著述之富，約廿餘種。在昔固悉付剗削，海內傳聞矣。歷年既久，兵燹疊經，原刻剝蝕殆盡。賴賢裔峻卿繼起而修補之，次第重鐫者正學隅見述、砥齋集、北行日札等書，印布於世。今夏復續刻山志初、二兩集，工竣，乞跋附綴。堃自慚譴陋，烏足以表厥芳規。顧念先生之文行，其得以流播今時，令堃可誦習而弗釋者，固由其立言不朽，亦由其述事有人也。有人而先生之手澤常新，益以見先生之貽謀甚遠已。故不揆不斐，敬書以歸之。嘉峻卿繩武之心，卽以慰堃景行之志。且願此邦人士常求先生于篤行中，卽作獨行傳讀，庶無負先進隱居求志之旨也夫。至若是集所載，纂輯衆美，零金碎玉，洵堪爲學人身心之助者，已詳余、葉二公序中，茲不復贅云。

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荷月朔日，後學褒谷資生汪榮堃謹跋。

跋

己亥秋暮，余登太華，過嶽廟潛邨山史王先生故里，拜祠展像。其六世孫凌斗字輝暄，厥弟凌霄字峻卿，俱以耕讀爲業，古樸是尚，蓋自先生歿後二百餘年未變也。輝暄年逾六十，躬節儉，重整先生祠宇，新先生畫像。峻卿力服田畝，又能重刻先生遺集正學偶見、砥齋集、山志等書。於戲，悉賢已先生之澤木既長乎？既而峻卿託友人朝坂吳子恭屬余序山志，余自愧末學淺識，何足知先生？辭不獲已。竊見是書，先生自謂：「偶觸隨記，雅俗並收，不賢識小，固無倫脊。」此固先生自道之語。其記述繁富，蘊蓄崇深，莆陽、黃州兩序蓋已詳盡。然以余觀之，述寶訓則見先生之尊王，紀庭訓則見先生之承家，錄潛庵、阮亭二札又見當時關中氣節實甲天下。其他關地理，惡仙術，斥麻衣易，駁塑像易木主，論科目之負君，辨爲人後之稱謂，又皆痛指時弊，以正人心。至辯陽明人心道心之非，謂：「人心主形氣，言雖上知不能無在理欲之間，惟縱之方全是欲。苟處之得其正，卽純是道心，而率性所爲矣。若直指人心爲惡，恐其說之果而流於偏也。」陽明指格物爲扞去物欲，先生謂：「未曾窮理則於理欲之判尚未明晰，如何便能格去？且如所說，將聖人所謂『博文擇善』俱屬無有。」辨馮恭定善利圖，恭定詩云：「聖狂分足處，善念是

吾真。若要中間立，終爲蹠路人。」蓋謂中間無路。先生謂：「並無中間，譬立植表於此，不正卽邪。善路正出，利路邪出，不作兩對也。」恭定又云：「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，不必另補格物傳。」先生謂：「此傳明晰痛切，有功聖人，有益來學，必不可少。」朱子第一作也，正學、異端分途全在於此。」則先生之學亦可見其梗概，讀是書者所當知也。李潼亭序云：「山志兩集十二卷，今二集缺首卷、末卷，僅存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四卷而已。」竣卿博蒐書肆，乃得別本山志首、二兩卷。首卷記明十六廟皇帝暨諸后誕生、徽號、在位年月、升遐山陵。二卷所記則甲子歷及有明一代會試二元考，并辨召公救孤，季札讓國，昏禮遭喪及佛經、僧侶、老聃、郭巨、丁蘭等事，皆有關繫。至書座右，則尚行不尚言，尚義不尚利。嘗曰：「人之有過多有不安貧，學者致力莫先改過。」每拈呂涇野「安貧改過」四字自省，并示子孫，尤屬切要。但與舊本二卷無一字同，不知何故？今僭擬將舊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四卷卽續此卷之後，共爲六卷。不識合否？觀者諒之。

光緒二十五年孟冬上浣浣陽後學謝化南謹跋。

凡例

章皇帝御製王承恩碑文，又命金太傅之俊撰思陵碑文，於先朝帝皆擡頭。乃坊間刻書或否，非本朝追崇至意。今略依唐人例，俱空一字。

國諱無頒行定字，今亦依唐人例，但闕一筆。「良」字易今從古，「𠂔」字以「示」爲「月」。「三」則予家諱，亦做司馬氏以「談」爲「同」，范氏以「泰」爲「太」之義。

志中多引他人語，其間稱名、稱字號、稱官、稱諡不一，非同史法，無所褒貶。唯小人則必稱名。

隨筆入載，初元因時，繼加改增，遂至失序。又前說未備，復有討論，所貴詳明，不厭重複。

字畫承譌，大失六書之義，爲學者咎。古文奇字，又難通俗。今特參酌，雖重考古，亦欲宜今，不欲如趙寒山所作，令讀者茫然也。

校勘記